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扎根之战

—— 张家店战斗胜利及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张家店战斗胜利及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安徽省六安市张家店烈士陵园内。纪念碑总高1947米，寓意战斗发生在1947年。碑身形如三把大刀共同托举一面八一军旗，代表着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及其下设的第7、8、9三个旅。碑身正面刻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背面刻有“浩气长存”。碑座上镌刻着由开国上将、时任三纵司令员的陈锡联题写的“张家店战斗胜利及革命烈士纪念碑”15个大字，侧面浮雕刻画着三纵战士们英勇战斗的场景。碑座背面刻有碑文，全文如下：

一九四七年八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其第三纵队由司令员陈锡联率所辖七、八、九旅在皖西迅速展开，九月二日起相继解放六安、立煌、霍山、舒城等九座县城。

九月十五日，我七旅（旅长赵兰田、政委周维）九旅（旅长童国贵、政委高治国）奉命西进豫南作战，敌军匆忙撤退，皖西空虚。刘邓首长令“迅速回师，放手歼敌”。我军即隐蔽东进，冒雨兼程，赶回皖西。此时，敌主力八十八师师部及所属第六十二旅以我皖西兵力薄弱，由舒城向解放区进犯。十月六日前，我八旅（旅长马忠全、政委卢楠樵）以部分兵力，阻击敌人，以待战机。敌贪功冒进，继续西犯。纵队当机立断，决定集中兵力，围歼该敌。

中共六安县委
六安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立
中共六安市委
中共六安市委
二〇一四年十月迁建

碑文客观详实，叙事清晰，生动记述了张家店战斗的发生背景、主要过程和重要意义，蕴含着对人民军队的崇高礼赞和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读之仿佛于眼前呈现出我军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的情景，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心潮起伏。

把握战机，迫敌钻入口袋阵

1947年8月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9月中旬，第三纵队主力前往豫南地区作战，敌48师、46师一部奉命由皖西西援。刘伯承、邓小平令三纵迅速回师，放手歼敌。陈锡联率三纵7、9两旅经过7昼夜急行军，从河南商城、固始赶到安徽霍山、六安之间。

此时，敌88师部和整编62旅正由舒城向西进犯。留在皖西的我8旅23团化整为“十八路”，在斑竹园、南官亭等地边打边退，诱敌深入。敌88师不知是计，孤军冒进。战机稍纵即逝，陈锡联等三纵首长决定集中全力歼灭该敌，确定以第9旅沿霍（山）舒（城）公路向东迎击敌人，第7旅由北向南迂回堵击，第8旅从敌后进行包抄。

10月7日，敌88师与我9旅交火后，惊慌我军主力赶到，立即沿从林密布的山岭向北逃窜。8日黄昏，敌军全部收缩到距六安30公里的张家店一带，进入我军预设的口袋阵中。张家店是一个东西走向的小集镇，四周沟渠纵横，山岗起伏。敌军进入后即掘壕为营，挖掘堑壕，构筑防御工事。

为阻止在六安的国民党46师可能的增援，三纵令7旅21团前往距张家店20公里的槐树岗一带设伏打援。10月8日，21团刚进入阵地，就与敌46师派出的3个团交上了火。敌人一天之内发起5次冲锋，均被我军顽强击退。21团全体指战员发扬“朱德警卫团”的光荣传统，抱定誓与阵地共存亡



的决心，与敌人短兵相接，殊死相搏，顽强阻击敌军3个昼夜，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

团结一心，成功实施歼灭战

8日晚，三纵9旅26团、7旅20团率先占领张家店外围制高点，堵住敌人退路。9日拂晓，敌人疯狂向7旅20团阵地发动进攻，企图打开缺口夺路而逃。20团战士们奋勇作战，打退了敌人一轮轮进攻，7旅旅长赵兰田亲自加入一线战斗，最后把团特务连和旅侦察连也投入反冲击。此时，9旅26团从侧翼向敌猛烈进攻。经过反复较量，敌人的突围企图被彻底粉碎。不久，三纵主力全部赶到，将敌四面包围。

面对固守待援之敌，三纵决定速战速决，以9旅由西、南两面对张家店实施主攻，7旅由北、8旅由东、东南实施攻击。9日19时，进攻开始。三纵各部协同一心、斗志高昂，在迅速肃清外围据点后立即发起总攻。我军山炮、迫击炮齐射，密集的炮火迅速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和火力配系，随后部队从四面发起攻击。9旅27团首先从南面突入镇内，7旅、8旅也相继攻入。至10日清晨，战斗胜利结束，我军毙伤敌500余人，俘敌4300余人，另有大量缴获。

战斗期间，中共舒六县委等组织2000多名群众和地方武装人员开展支前工作，提供担架1000余副，给三纵指战员以巨大支持和鼓舞。此战我军在前线牺牲300余人，另有20多名伤员因伤势过重或在转移中遇小股溃敌而牺牲，当地群众含泪将烈士们安葬，新中国成立后分别建有纪念碑（碑）。

张家店战斗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来，首次取得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打开了皖西斗争的新局面。

（方伟）

中华英烈

唐延杰指挥“连环”阻击战



平型关战斗中，115师某部的机枪阵地。新华社发（资料图）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南下，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人员留驻五台山，开展游击战争，初步形成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经过晋察冀抗日军民的共同努力，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

1938年9月中旬，日军集结5万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攻。晋察冀军区按既定部署，以主力一部与广大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用阻击、伏击、袭击等手段，钳制、消耗、疲惫各路日军，主力部队则隐蔽于机动位置待机歼敌。

9月24日，日军一部由盂县出动，向五台县等地进犯，企图合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军区主力部队。这股敌人沿途遭到八路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有力阻击，行动迟缓。9月29日拂晓，日军北渡漳沱河，并在飞机掩护下开始向五台县柏兰镇进犯。为保障在耿镇、石嘴、金岗地区的晋察冀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安全，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唐延杰率第二军分区第五大队及军区学兵营等部，赶赴在盂县和五台县交界的牛道岭、东峪口一带，占据有利地形阻击敌人。

太阳快落山时，日军进至牛道岭山下。当敌人准备爬山时，唐延杰一声令下，八路军战士同时射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敌人躲在山下，

用大炮轰击山上的八路军阵地，导致石块向山下滚落，反而砸伤了不少敌人。

唐延杰指挥部队坚守阵地，与敌激战数小时，直到军区机关和边区党政机关全部安全转移后，才撤退到敌人的必经道路附近继续设伏。

当晚，日军进至南坡村、石佛寺、耿家庄一带。9月30日晨，日军以为经过昨日一战，八路军“已被击溃”，于是大模大样地驱赶着大批骡马到南坡村、校场村的河滩上饮水。隐藏在附近的唐延杰发现敌情后，立即命令学兵营、警卫连袭击河滩的日军。八路军突然开火，打得敌人猝不及防，当场被击毙多人。乘敌混乱之际，唐延杰又命令正面部队和侧后部队利用有利地形，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展开猛攻。与此同时，五大队在耿家庄阻击敌人的先头部队，学兵营则袭击了日军的后卫部队。日军被击毙者甚众，残部慌忙猬集到石佛寺附近负隅顽抗。八路军遂与日军在石佛寺一带展开激战。战斗中，唐延杰亲自率一个警卫连冲锋，不幸腿部中弹，仍坚持指挥战斗。八路军经过勇猛冲杀，击毙日军大佐清水喜代美以下400余人。

10月1日，八路军参战各部在完成既定任务后，主动撤离战场。这股日军遭受数次打击，死伤惨重，再也无力继续进犯，直到6天后，才在增援部队的接应下狼狈撤走。

（金周）

军史文物

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内，收藏了一枚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该纪念章为金属材质，直径3.6厘米，纪念章中心是一幅红色中国地图，象征全国大陆的解放。地图上方四面“八一”军旗，分别代表人民解放军四支主力野战军。左右两边绘有齿轮和麦穗，背面铸刻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颁发”铭文。

1949年11月1日，西南战役开始。这是第二野战军与第一、四野战军各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解放西南四省的战役。第二野战军一部从湖南进入贵州，15日解放贵阳。第二、四野战军各一部由湖南常德、湖北宜昌西进，30日解放重庆。此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正由陕、甘南部向成都方向撤退。为了把敌人歼灭于成都地区，第二野战军分别由贵阳、重庆迅速抢占乐山、犍为、大邑等地，完全截断了敌军向西南逃跑的通路。

同时，第一野战军一部由陕、甘南部分路穷追逃敌，直逼成都，协同第二野战军完成对成都敌人的包围。1949年12月，在第一野战军转隶第二野战军的第18兵团配合下，第二野战军解放了成都。国民党政权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云南全境起义，人民解放军发起滇南战役，全歼国民党残余武装，解放了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

西南战役共经历了57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川、康、滇、黔全部或大部，以及湘、鄂、陕、甘等省最后的50余座城市。此战，是一个战略决策和战争经过基本吻合的典型战例，人民解放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策略，奇正并用，主攻部队在广西战役的掩护下，行动迅速，一举切断了国民党军的退路，起到了奇兵作用。位于川陕的第18兵团



积极行动，采取先慢后快的方针，先巧妙佯攻，却攻而不破，使国民党军误认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从而将胡宗南集团抑留于秦岭地区，当主攻部队将国民党军的退路切断后，即采取穷追猛打的战术迫歼逃敌，确保了战役的顺利进行。

1950年，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由西南军区颁发给参加解放西南的第二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参加解放西南的第四野战军38军、42军、47军、50军指战员，参加解放西南的桂滇黔边纵队第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支队指战员，参加解放西南的湖北军区独立第一、二师指战员，参加支前的民工、民兵、随军入川的西南服务团和地方工作人员及其他部分相关人员。这些纪念章是血与火的永恒纪念，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荣誉。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光辉历史，由于我党我军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环境下，这便迫切需要党在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同时，采取多样化的作战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战略战术，西南战役正是其中一个缩影。

（史强 尹仑）

战争岁月

5·15 牡丹江保卫战——捍卫北满新生民主政权

1946年5月15日凌晨，盘踞在牡丹江的国民党和土匪武装，向中国共产党新建立的绥宁军区司令部、牡丹江市政府发起武装暴动。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彻底粉碎了武装叛乱，保卫了新生的民主政权，维护了社会秩序。

建立新生民主政权

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调动大批干部和战士赶往东北，与抗联部队和地下党汇合，开辟东北根据地。1945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派李荆璞、谭文邦、张静之到达牡丹江。李荆璞任牡丹江市长接管市政府工作，组建了东北国民党牡丹江地区司令部。李荆璞任司令员，募兵300多人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在牡丹江市外收编零散武装18000多人，编组为12个团。1945年10月下旬，359旅一个团在政委董振东的率领下扩建为东北挺进支队，到达牡丹江后扩大到2000多人，是牡丹江地区剿匪的一支骨干部队。

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坚决彻底肃清土

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经过近两年的剿匪斗争，牡丹江建立了民主政权，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

获悉敌情识破阴谋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意图抢占东北，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东北共军”。1946年4月中旬，驻扎在牡丹江的苏军奉命回国，我军主力部队进山剿匪。潜伏在牡丹江市的国民党党部训练科科长姜学璋和惯匪头子王超感到时机已到，与付邦俊匪帮秘密勾结，并收买了市政府警卫排排长张德发，妄图乘我军主力外出剿匪之机攻占牡丹江市夺取政权，但阴谋被我军识破。

1946年4月末，牡丹江市政府守卫队队长李绍武请5天假返回社北村参加好友婚礼，他将守卫队工作临时委托给张德发。第3天上午守卫队骨干队员周玉福向李绍武告发张德发要叛变革命，并拿出张德发给他的一枚“东北先遣挺进军”臂章作为证据。情况紧急，李绍武立即赶回牡丹江，先软禁了张德发，并向市长作了汇报。经审讯，张德发交代了被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吉林先遣军第11师第25团团长翟凤亭拉拢，企图策反内应，配合匪徒武装暴乱的情况。在精心安排下，军区保安处密捕了特务翟凤亭，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翟凤亭交代了匪帮预计于5月8日、12日、15日这三天中的一天进行武装暴乱的密谋。

翟凤亭被捕的同一天，军区保安处丢失牡丹江地图、文件和一支手枪。经军区保卫科科长的细心排查，在保安处内审查出6名连、排级干部，接受了匪军发给的“官升一级委任状”。绥宁军区（1946年4月23日，牡丹江军区改称绥宁军区）司令员李荆璞听取敌情汇报后，认为匪徒要自投罗网，我方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李荆璞亲自领导研究作战方案，部署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我军主力部队埋伏在匪徒进入市区的交通要道旁边，待敌人进入后迅速切断退路，实行前后夹击，将敌人一网打尽。

周密部署粉碎阴谋

5月15日凌晨，牡丹江市区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匪徒果然乘“虚”而入。匪首付邦俊率领100多名匪徒向我军区司令部扑来，早已埋伏好的我军战士猛烈射击，打退了敌人首次进攻。匪徒付邦俊知道中计，但又不甘心失败，他又重新组织兵力，再一次向我军区司令部袭来。我军战士在辆坦克的掩护下向敌人猛冲，匪徒溃不成军。匪首付邦俊见势不妙，急忙带着残余匪徒拼命逃窜。与此同时，另一匪首邹清治率领100多名匪徒包围了绥宁军区保安处，保安队员退到楼内抵抗。保安队第1、第2连的战士从右侧冲出匪徒包围，与院内的战友一起对敌内外夹击，连续击退了数股敌人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我军增援坦克对匪徒猛烈射击，溃

（康健 赵旭）